

苦仔桃花运

2

美女如云，
苦仔偏走桃花运，



魔姬似虎，
情郎身隔无底洞。

台湾

柳残阳

“那么，我还是离开这里，以免姑娘受累！”

“不，孟相公，我曾教你，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尚望了解贱妾之心！”

言下滚了两行泪水……

孟飞一阵激动，他一拉“银妃”，她的身子向孟飞的胸上，压了下去……

她低声一声惊叫：

“孟相公……”

孟飞轻轻吻着她……

窗外，天又黑了，她伏在他的胸膛上，切切说道：

“飞！你爱我。”

“是的，我爱你……”

“但求此心常相聚……”

“海枯石烂不负人！”

“飞哥……可是，我们……啊，不，”她激动地抬起了在孟飞胸膛上的脸，栗声地说：“我们的前路太过坎坷……？”

她缓缓站了起来，粉腮挂着两条泪痕。

孟飞一叹，道：

“我们会走完！”

“可是，这是多么不容易呀？”

孟飞默然无语，他轻轻一叹，道：

“我有些口渴……”

“银妃”接道：

“我去跟你拿些茶来。”

话落，莲步轻移，走出了房门，孟飞望着她妖俏的背影，沉长地叹了一口气。

他暗地一阵疗伤，但觉血脉畅通无阻，全身一无伤势，他对“银妃”疗伤之恩，不由又是一阵感激。

他抚摸着柔软的被褥，心知这是“银妃”的闺房，他感激一叹，心道：“何时我孟飞才能有像这可爱的床与家……”

他心念甫落，门口已闪进了“银妃”，她手中端着一杯茶，放在了孟飞的床前桌上，说道：

“喝过茶之后，好好睡一觉，我不打扰你，有事我们会再谈……”

话落，又步出房间。

妾情如水，爱护备至，孟飞想不到天魔宫之内，还有这纯情的少女……

他与她相恋，然而这爱又如何结束？美满或不幸？……

端放在茶几上的热茶，而冒着热气……

窗外，一阵大风，吹熄了房间之内的灯火，顿使房内变成一片漆黑！

孟飞张口想叫“银妃”把灯火燃上，可是他一想不必也罢，免得她又跑来跑去。

他躺在床上良久，才伸手端走了那杯茶。

孟飞喝过茶之后，精神清爽不少，他躺身床上，闭目

而睡……突然，就在这刹那之间，一种异样的感觉，从他的内心，涌了起来……

孟飞暗地一惊，忙运动调息，孟飞这一运功，蕴藏在内心的异样感觉，聚然扩大……

如火的欲念，倏涌上来……

他咬牙道：

“银妃，想不到你竟在这茶内放了春药……”

语声甫落，他全身欲火高烧，吐气如牛，这刹那之间，他唯一需要的是性欲发泻……

“你怎么了？”

“我……要……我要……”

他疯狂地向发话之人扑去，妖笑声，使他疯狂，他搂着一个女人，抱上了床，对方用力挣扎，但孟飞已成疯狂……

窗外，天色更黑……

一场无边春色，被漆黑包围了……

孟飞再度醒来，全身无力，他咬了咬牙，暗道：“‘银妃’你曾救我竟是为了这个，想不到你竟是这种女人……”

虽然，“银妃”救他生命，可是用这一种手段得取他的童贞，毕竟不是出自他的本意。

他缓缓睁开了眼睛，一强笑容粉腮倏映眼帘，但见“银妃”粉腮绯红，站立床前，含笑问道：

“睡得好么？”

他行功一周之后，坐了起来，把衣服穿好，突然向门外走去。

“银妃”一弹身，截住去路，问道：

“你怎么了？”

孟飞脸色一变，喝道：

“不要脸的女人，你给我站开！”

话落，呼的一掌击去。

孟飞这猝然一着，在“银妃”猝不及防之下，砰的一声，结结实实打在胸前，她身子往后退了五步，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她惊叫道：

“飞哥，你……”

“我恨不得杀你……”

孟飞咬牙切齿地说着，一抬步，向门外跨了出去，他身子走出了几步，两个白衣少女突然横身挡住去路。

“闪开！”

两个白衣女被孟飞这一喝，不由吃了一惊，右侧一个白衣少女应道：“我们奉‘银妃’娘娘之命，在这禁地之内，不准放你任意出入！”

“放屁，我孟飞要死，与她何干？”

“我们是奉命行事。”

孟飞白眼一翻，喝道：

“你们不让路？”

“我们无法违命……”

白衣少女“命”字未出，孟飞大喝一声，猛然劈出一掌！

孟飞掌势甫出，乍闻背后传“银妃”的声音喝道：“孟飞，你先出手。”

孟飞收身望去，但见“银妃”粉腮在苍白之中，罩起了一片怒容，缓步走了过来。

“银妃”一咬铁牙，喝问道：

“孟飞，我什么地方待你不好，说！”

“问你自己！”

“问我？”

孟飞脸色一变，道：

“你自己做的好事，你自己还会不知道……”

孟飞话犹未落，但见一个白衣少女，神情慌张地奔到，“银妃”面前，吃吃地说不出话来。

“银妃”脸色一变，道：

“什么事……”

“‘银妃’娘娘……不……好……”

“什么事，你说呀！”

那白衣少女慌张得呐呐半天，就是说不出第二句话来，孟飞目睹此情，也不由暗地一寒。

“银妃”低声喝道：

“有话慢慢说好了。”

那白衣少女镇定了一下情绪，半晌才说道：

“刑堂堂主‘玉妃’娘娘领着八位长老，向这里飞

奔!”

“什么?”“银妃”脱口惊应一声，她的粉腮剧烈变化死亡之色，骤涌脸部，栗声道：

“刑堂堂主领着八位长老奔向这里?”

“不错。”

“银妃”突然冷冷笑了起来，像自语道：

“好极!”

她目光如电，扫了三个白衣少女一眼，低声喝道：

“你们斗胆，竟敢泄漏我私蔽人犯之事……”

三个白衣被这一喝，慌忙下跪，齐声道：

“‘银妃’娘娘待我们恩重如山，我们怎么会背叛娘娘？请谅解!”

“你们没有?”

“婢子万万不敢!”

“那么，你们起来吧。”

三个白衣少女站起来，“银妃”说道：

“你们守住门口，如果没有我的准许，不准放‘玉妃’及八位长老进来。”

三个白衣少女应了一声是，转身走去。

“银妃”脸色一片苍白，妖躯微微发抖，孟飞冷冷道：

“在下不想连累姑娘，还是由我出去……”

话犹未落，他举步走了出去，“银妃”叱喝道：

“你找死么?”

她一探手，把孟飞拉了回来，口里说道：

“‘玉妃’率领八位长老而至，事非寻常，必是宫主已知你在我处，你这样出去，不是白白找死？”

“这与你无关！”

“银妃”脸色一变，一记耳刮子向孟飞脸上打了上去，喝道：

“忘恩负义的男人，我什么地方亏待于你。”

孟飞摸了一下发烧的脸颊，望着“银妃”粉腮一片铁青下意识退了一步。

“银妃”充满杀机地喝道：

“你真要找死？”

“不错！”

“好极，你既然想找死，我就叫你死在我手里。”

话犹未落，玉腕一扬，猝然劈出一掌。

“银妃”此时，委实动了杀念，这出手攻出的一招，力道之猛，何止千斤。

孟飞目睹此情，心里突有所悟，喝道：

“姑娘，你先住手！”

孟飞喝声甫落，但听门外传来一声冷冷声音道：

“烦请通报‘银妃’娘娘，说‘玉妃’求见！”

“银妃娘娘尚未起床，何事让我转告她好了。”

“纵然未起，我们也要进去……”

“银妃”闻声，脸色又一白，她望着孟飞，说道：

“什么？快说。”

孟飞问道：

“你是不是在茶内放了春药？”

“春？……孟飞，你当我是什么人？”

“你没有？”

“银妃”气得浑身发抖，半晌说不出话来！

孟飞恍然大悟，心知在茶中放了春药之类的东西，必非“银妃”所为，可除了他，还有谁呢？

想到这里，他不由一阵心惊，“银妃”怒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说呀！”

孟飞把刚才之事，说了一遍……这一番话，听得“银妃”粉腮惨变，痛声道：

“原来你是为了这个而误会我‘银妃’救你，难道你认为这个，你把我‘银妃’当做这种人。”她粉腮倏现杀机，咬牙喝道：“你这忘恩负义，不辨是非的男人，留你何用？”

挟着喝话声中，呼呼两掌，直劈孟飞当胸。

这一来，孟飞也不由感到理亏，纵然“银妃”真的做出这种事，凭她救命之恩，自己怎么如此待她？

想到这里，他一阵渐渐，缓缓闭上眼睛，他没有气还手。

“砰”的一声，第一掌打在孟飞的胸上，他身子向后退了出去，“银妃”突然一声惊叫，弹身挟住了孟飞，道：“你为什么一闪？”

“我……我对不起你……”

“银妃”芳心一痛，不由哭了出来，切切道：

“飞哥……我们被人玩弄了……我与你是清白的……”
话犹未落，门外突传来一声叱喝：“你们不让我们也要闯……”

“银妃”放下了孟飞，低声道：

“飞哥哥，你不能出来，否则，你我两命，便同赴黄瘴。”

话落，她妖躯一晃，奔了出去，到了门口，但见“玉妃”粉腮罩起一片杀机，三个三白衣少女，挡在门口。

“银妃”站在门前，望着八位严肃的长老，冷冷道：

“‘玉妃’娘娘及八们长老，突临‘银妃院’，不知何事！”

“玉妃”冷冷一笑，道：“‘银妃’娘娘，你竟藏人犯……”

“银妃”冷冷接道：“请你说话客气一点！”

“客气！我已奉宫主之命，领八位长老来搜查‘银妃院’。”

“你们敢？”

“玉妃”摸出一面小旗，旗上绣着一个骷髅人头，迎风一展，低喝：

“宫主旗令在此，八位长老，搜！”

八位长老应了一声“是”，向门口散去，当首之人说道：“银妃姑娘，请恕旗令之命。”

“银妃”冷冷喝道：“你们进来试试。”

八位长老大喝一声，身影同时幌动，向门内纵身跃

进。

这八位长老身影甫自弹身，挡在门口的“银妃”，大喝一声，猝然劈出一掌。

这一掌是“银妃”拚命施为，力道如排山倒海；八位长老不由被迫退了数步，“玉妃”一展旗令，叱喝道：“‘银妃’，你敢违抗宫主之令？”

话落，脸上罩起一片杀机，向门口走了过去……

“银妃”冷笑道：

“‘玉妃’娘娘，你既是身为一院之主，岂会不知这三妃院享有特权，凡是没有本人准许，即是宫主本人，亦不得私闯？”

“不错，可是现在不在此限。”

“为什么？”

“你私藏人犯……”

“我私藏人犯？有何凭据？”

“你要证据？”

“不错，没有，你们就不用想进我‘银妃院’半步。”

“这还不容易？”她一探手，从怀中摸出了一根银筒，道：“你看这是什么？”

“银妃”这一看，粉腮不由大变，“王妃”手中所拿的赫然是孟飞所用的七节筒。

“王妃”冷冷笑道：

“你大概见过孟飞所用这根七节筒吧？”

“不错……”

“那么，你还有什么话说？”

“银妃”念头一动，突然问道：

“请问‘玉妃’娘娘，是谁取走了这只七节筒？”

“金妃娘娘。”

“银妃”蓦地一惊，暗道：“原来在暗中做了手脚，使孟飞丧失清白之人，就是‘金妃’……”

想到这里，她银牙咬得作响，如果刚才孟飞不说出原因，自己含羞莫辨……

心念未落，“玉妃”冷冷喝道：

“银妃娘娘，如果你再拒搜‘银妃’院，当心我要出手了。”

“银妃”一咬银牙，喝道：

“你过来试试。”

第十三回 天魔宫主

“你敢藐视宫主法令，罪大恶极，看招。”

话落，娇躯一弹，呼的一掌，已迎面扫到。

这“玉妃”年纪约十八岁，长得端庄可爱，小脸蛋白中透红，红中透嫩，欲滴，可是在天魔宫内，她不但身掌要职，而且是一个出名心黑手辣之人。

她武功极高，这一掌攻出之势，力道奇猛绝伦，一道掌颼，已狂然卷出。

“玉妃”一经发动攻势，其余八位长老，暴喝声中，同时出手，攻向了“银妃”。

“银妃”的武功，应付一个“玉妃”，已是胜负难测，再加上这八个武功奇高的长老，她岂是敌手？

她身子微微退了一步，只听轰的一声，两个长老把“银妃院”的大门劈得碎木四泻！

“银妃”目睹此情，存心拼命，当下一咬银牙，猝然劈出三掌，击向了“玉妃”。

其中三位长老各击一掌，弹身进入“银妃院”，冷不防一道掌力，猝告罩身涌至。

一声闷哼，一个长老飞身栽倒，死于非命。

灰衣人一闪之下，孟飞已弹身到了门口，银妃见孟飞出现，脱口叫道：

“飞哥……”

孟飞脸上充满杀机，迫视在那银衣少女脸上，冷冷喝道

“你就是三天妃中的‘玉妃’？”

“玉妃”也不回答孟飞所问，转脸向“银妃”说道：

“银妃娘娘，人证物证俱在，你还要作何解释？”

“不错，我欺主叛教，愿受一死。”

孟飞心头一寒，大步而出，“不能怪‘银妃’姑娘，我随你们去见宫主。”

这种豪爽之气，使七个长老及“银妃”微微动容，“玉妃”冷冷喝道：

“七位长老，把孟飞擒下！”

七位长老齐声应是，缓缓向孟飞迫了过去，孟飞脸色一变，喝道：

“我孟飞既然愿意随你们去见宫主，难道你们还要迫我

动手？”

“不错，宫主要把我们把你擒下，”她语锋略为一停，低喝道：

“把人擒下。”

挟着“玉妃”命声甫落，七位长老为首四人，身影齐齐幌动，出手攻向孟飞。

这时，“玉妃”一幌身，突然截住了“银妃”去路，她怕“银妃”出手。

四位长老出手攻招，几乎同在一个时间之内，掌力猛，变化也快。

孟飞大喝声起，攻出三掌，迎着四位长老涌来的掌力劈去。

双拳难敌四手，虽然孟飞武功再高，也无出手余地，他只觉肋下一麻，人便躺了下去……

醒来，他发现被人挟在肋下，目光所及，好像走廊，“银妃”与“玉妃”并肩而行，七个长老紧随其后。

——他就是被一个长老挟在肋下。

倏然，到了两片铁门之口，门侧停立二十个男子，脸上一片严肃之色！

平滑的石面地上，响起了“玉妃”等九个人的脚步声，使这圆型的屋宇，应起了一连串回声，响来恐怖绝伦。

铁门应声而启，九个人相继进入室内，孟飞目光一扫，不由大吃一惊。

这是一间宽大无比的圆型巨室，室中两侧，直似泥塑

木人一般，站立了三十个男女，其脸色亦是严肃异常。

前处，有着大殿，殿的中央，供奉着一张貌极狰狞的怪人之像，但见他右手握剑，左手托着骷髅人头。

云阶的虎皮交椅上，空无坐人，“玉妃”朗声说道：

“禀告宫主，弟子将人犯及‘银妃’娘娘带下，请令定夺。”

声入后室，一片回音，历久方歇。

“玉妃”与“银妃”，分别在殿前三张绣花椅上，坐了下来！

七位长老把孟飞放在殿前的石地上，缓缓退开两侧！

孟飞微一提气，但觉全身剧痛，他知道穴道被点，他轻一叹，转脸向“银妃”望去。

这一看，令孟飞全身一阵抖栗，但见“银妃”粉腮一片苍白，可在苍白之中，却带着一份杀机。

孟飞不出一阵难过，他认为自己连累这个深爱自己的少女，如何对得起她？……

心念未落，响起了一阵声音：

“宫主驾到！”

回声未歇，孟飞乍觉眼前一亮，一个身着红纱，头戴金冠的绝色少女，缓缓走了出来……

她的背后跟着“金妃”以及两个婢女，她走到虎皮交椅侧，但听一片朗声：

“叩见宫主！”

所有室内之人，全都伏身跪地，严肃之状，不亚于皇

帝临朝。

“金妃”步下云阶，在当中的绣花椅上，与“银妃”“玉妃”并坐在一起。

“请起——”

“天魔宫主”喝声甫落，又应起了一片声音：

“谢宫主！”

所有伏跪之人，缓缓站起。

“天魔宫主”目光一扫，冷声一笑，道：

“银妃！”

“弟子在此！”

“本宫主待你不薄，想不到你竟敢私藏犯人，你知罪否？”

“银妃”站起又下跪，道：

“弟子知罪。”

“天魔宫主”一声冷笑，道：

“长老何在？”

随着声音甫落，闪出了原先七位长老，应道：

“弟子在此。”

“天魔宫主”眸子一扫，粉腮一变，问道：

“尚有一人何在？”

“禀告宫主，‘血心长老’已死于孟飞掌下。”

“什么？死在孟飞掌下？”

“不错！”

“天魔宫主”冷冷一笑，低喝道：